

张照与衍圣公家族的姻亲关系及相关书事考论

梁 骥

(淮阴师范学院 美术学院, 江苏 淮安 223001)

摘 要:张照女儿张应芝适孔子六十九代孙孔继涑,子张应田娶孔子七十一代女孙孔德荣,张家与衍圣公家族结成姻亲关系。虽然张应芝因病早殇,孔继涑仍然与张家保持密切联系,向张照学习笔法,请张照为其祖父孔毓圻遗集作序。张照逝后将张照书迹入石成帖,同时搜集张照书法题跋资料成《天瓶斋书画题跋》。孔继涑保存了大量的张照书学文献,为其书名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张孔两家的姻亲关系,也得到了乾隆皇帝及皇后的关注。乾隆临幸阙里,命孔继涑以张照字体作书。张应田妻孔德荣三次朝见太后。乾隆召见张照孙张鑑时,垂问孔德荣近况,这些都是张、孔两家姻亲对其家族子弟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张照;衍圣公;姻亲;书法;乾隆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24)02-0047-09

收稿日期:2023-12-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19BF082);张照年谱长编。

作者简介:梁 骥(1970-),男,辽宁台安人,淮阴师范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4.02.012

张照(1691-1745),字得天,号泾南,江苏娄县(今上海松江)人。张家世居浦东,由经商而富,复由科举而贵,渐为大族。张照伯父张集官至兵部左侍郎,张照更于雍正、乾隆朝官至刑部尚书。张氏家族名重当时,为松江望族。张照女儿张应芝适孔子六十九代孙衍圣公孔传铎(1673-1732)第五子孔继涑(1726-1791),子张应田娶七十代衍圣公孔广荣(1713-1743)长女孔德荣(1730-1817)为妻。孔继涑学张照书法,刻张照书迹收入《玉虹楼法帖》。同时,搜集整理张照书迹题跋文字,成《天瓶斋书画题跋》,对张照书法和书学的传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乾隆推重张照书法,对学习张照书法的孔继涑亦有关注。孔德荣数次得乾隆帝生母孝圣宪皇后召见,并直接促成了张照孙张鑑觐见乾隆,进献张照书画。乾隆召见张鑑时,也多次温旨询问其母孔德荣的情况。今检索史料,就张照与衍圣公家族的姻亲关系和相关书法活动,以及由此给张照家族和衍圣公家族带来的影响,钩沉论次如左。

一、张照与衍圣公家族的姻亲关系

(一) 张应芝与孔继涑定亲及早殇后相关情况

张照曾三次娶妻,第一任妻子为高士奇女孙高祥,高祥去世后继娶江西巡抚马如龙女孙马氏,马氏逝后,再娶沈荃女孙沈兰。高祥、马氏无子嗣,沈兰与张照育有二女一子。嫁给孔继涑的为长女,名应芝,生于雍正五年(1727),时张照任翰林院侍讲学士。雍正九年(1731),张应芝与长自己一岁的孔继涑定亲。时张照已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深得雍正信任。这一年也恰是孔传铎袭封衍圣公的第九年。关于张应芝与孔继涑定亲,张照跋《端溪蕉叶白砚铭》曾记此事:

玉亦待琢,圣亦待学。文其在兹,可以为错。雍正辛亥冬,赠豫哥贤婿。张照。^①

张照除送孔继涑蕉叶白砚外,又赠《董其昌临大仙帖》。孔继涑曾言:“昔先公为涑聘文敏女,文敏答以《董临大仙帖》,并铭端溪砚背见赐。”^②很显然,张应芝与孔继涑定亲,系张照与衍圣公孔传铎商定的结果。

①[清]张照:《天瓶斋书画题跋》,《中国书画全书》第8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第864页。

②[清]张照:《天瓶斋书画题跋》,第864页。

按清制，常居阙里的衍圣公，在“皇帝幸学释奠及有关大典”时要进京朝贺外，“举凡天子驾崩、新君即位、太后崩逝、皇帝万寿、皇帝大婚、皇太后千秋等仪典时，均要驰奔赴京侍仪。”^① 雍正元年（1723）十二月十二日，孔传铎袭爵。袭爵后一个半月，雍正二年（1724）正月二十八日，雍正“谕礼部：朕于三月内举行视学释奠大典，定例衍圣公应行陪祀。闻孔传铎有疾，且值守制之初，可令伊子弟一人来京代伊行礼。”^② 按惯例，衍圣公袭爵后要来朝廷谢恩，皇上也会赐宴衍圣公于礼部。孔兴燮在顺治、康熙朝，孔毓圻在康熙朝皆如此。检《清实录·世宗实录》，并无孔传铎袭爵后来朝谢恩的记载。而且，雍正谕旨中“闻孔传铎有疾，且值守制之初”等语，当系孔传铎袭爵谢恩奏折所言未能来朝的原因，致使雍正决定，“令伊子弟一人来京代伊行礼。”从《清实录·世宗实录》关于衍圣公的相关记述看，雍正对衍圣公孔传铎颇为不满。雍正三年（1725）七月，孔传铎奏请颁赐《圣谕广训》《朋党论》二书，雍正未允。^③ 雍正七年（1729）四月，孔传铎因奏本内使用“乾坤效灵”字样，被雍正斥责。^④ 是年五月，雍正谕内阁时又提起此事，甚至定义为“悚惕不宁之甚”。^⑤ 屡为雍正斥责的孔传铎于雍正七年（1729）十一月来京，却不得进见，所请捐贲事亦被拒绝：

壬午，衍圣公孔传铎奏请捐贲建立圣庙碑亭。得旨：衍圣公孔传铎来京，朕本欲召见，面降谕旨。因伊步履艰难，不能进见。特命大学士传旨慰问，颁赐食饌，以示眷怀。其应建碑亭二座。著钦差留保等动支正项钱粮，鸠工兴造。孔传铎所请捐贲之处，不必行。^⑥

雍正七年（1729）十一月，孔传铎在“步履艰难”的情况下进京朝见雍正，自然与是年四月因奏本中使用“乾坤效灵”文辞而为雍正斥责有直接关系。此次不得进见，所请捐贲事亦被拒绝，孔传铎已经清楚了雍正对他的态度。这种背景下，与朝中雍正近臣结成密切的关系，进而寻求改变雍正对他的态度，必须成为孔传铎不能回避的选择。张照为雍正所信任，屡得升迁。^⑦ 雍正七年（1729）时，张照已任侍讲学士，并任日讲起居注官，为雍正近臣。很可能孔传铎来京期间，在与张照的交往过程中，二人就结成儿女亲家有了初步的意向。后孔继洙与张应芝于雍正九年（1731）定亲。

张应芝极聪慧，“二岁识去来二字，易地试之不爽。三岁即不与男子授受。五岁属天旱，朝令聚童子九门祷雨。闻之，日自跪祷于庭，翼如也。六岁，母沈生女，五日而夭。芝哭之，哀不忘。是岁，孝敬皇后崩，童也不与里。经辄自屏环珥，索服如成人。自三岁而祖父归江南，见父作家书，即拜问起居，三年不斃。”可惜的是，定亲后的第二年，得病为庸医误诊而卒，年仅六岁。卒前曰：“我其死，夫偏名家之人，与

①孔德懋：《孔子家族全书·家规礼仪》，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年，第16页。

②《清实录·世宗实录》卷十五，《清实录》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63页。

③雍正三年（1725）七月“甲辰，衍圣公孔传铎奏请颁赐《圣谕广训》《朋党论》二书。得旨：我圣祖仁皇帝教育群生，御制上谕十六条，期以厚民风而端习俗。朕仰承先志，推衍发明，著为广训，使愚氓易晓。凡兹作述之间，悉本先师孔子之道，以为是训是行之本，立无一语出乎圣教之外也。卿为至圣后裔，果能祇遵祖训，身体力行，则修身齐家之道，化民善俗之模，莫大乎是。且植党为圣人所深戒，向来孔氏子孙从无趋附匪党之事，所请二书不必颁发。卿其恪遵好学力行知耻之训，能光家乘，即广国华。勉之慎之。”载《清实录·世宗实录》卷三四，《清实录》第7册，第515页。

④雍正七年（1729）四月“甲辰，谕内阁：朕荷天地鸿恩，俯垂眷佑。寤寐之中，对越神明之心，至诚至恪。每见臣工奏章有山川效灵等字，轻慢神祇，朕心深切不安。屡经降旨申饬。今衍圣公孔传铎奏贺庆云本内，仍用乾坤效灵字样，想未见朕历来诫谕之旨耶？衍圣公为先师后裔，服习家训，拜疏陈词，尤宜合理。此本著更改，另行缮写具奏。”载《清实录·世宗实录》卷八一，《清实录》第8册，第59-60页。

⑤雍正七年（1729）五月“戊申，谕内阁：朕见臣工等奏章，间有用山川效灵、洪福齐天，及一切颂扬背理之词。谆谆训诫，至于再三，宜乎中外共知朕心矣。乃昨衍圣公孔传铎奏贺庆云本内，竟用乾坤效灵之语。朕览之实为悚惕不宁之甚。”载《清实录·世宗实录》卷八一，《清实录》第8册，第63页。

⑥《清实录·世宗实录》卷八八，《清实录》第8册，第182-183页。

⑦张照与雍正的关系及张照在雍正朝升迁情况，详见梁骥《张照与雍正关系考》，《学术交流》2010年第4期，第190-193页。

永诀。”^① 因为张应芝早殇，后孔继涑又“娶于华亭王尚书俨斋公女孙，长芦转运使光麓公女。”^② 俨斋王鸿绪为张照外祖父王九龄胞弟，孔继涑所娶王鸿绪女孙与张照同辈。孔继涑虽又娶王氏，仍十分重视与张照的翁婿关系，张家与孔家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乾隆七年（1742）二月十五日，十七岁的孔继涑作《原聘张淑女哀辞》，伤于与张应芝“未同于白首”，寄思“礼有尽而意无穷，言不文而情可久”，并在文末表达了自己的情感：

婚媾之好兮，不因存殁而逾。昏媾之蹇兮，不因日月而徂。愿结再生兮，和汝唱予。今虽与子兮，幽明异途。寿此坚珉兮，大义炳如。^③

孔继涑并未见过张应芝，他对张应芝的情感更多地属于礼教范畴。而这种“愿结再生兮，和汝唱予”的愿望，更主要是说给岳父张照。此时，张照在度过了雍正十三年（1735）因平定贵州苗民之乱无功而系狱厄运后，又为乾隆重用，官刑部左侍郎。乾隆七年（1742）四月二十八日，张照复任刑部尚书，权重一时。而此时的孔家，孔继涑的父亲衍圣公孔传铎已经去世十年，长兄孔继澍（1697-1719）早父亲孔传铎十三年卒，侄孔广荣长孔继涑十三岁，已袭衍圣公。曲阜孔氏家族固可为其时第一家族，然其名誉上影响重于实际影响。且此时孔继涑父、兄已逝，孔家庶几已无可为孔继涑提供帮助的资源。我们无意揣测孔继涑作《原聘张淑女哀辞》，是在向张照表达态度和寻求支持。以张照当时身份和所得到的乾隆倚重情况看，密切与张家的关系，尤其是与张照的关系，对孔继涑的发展无疑有很大的助力。

乾隆九年（1744），孔继涑十九岁时，首次拜谒张照。孔继涑《玉虹楼遗稿》《题张文敏公墨迹后》“悬臂中锋幸得师，拈毫曾许疾书之”句有注云：“初谒公时，方臂断新愈。已能作大字，举手加额以示。”^④ 据张应田《皇清诰授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内廷供奉刑部尚书加五级总理乐部大臣特赠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文敏显考泾南府君行略》所记，张照在“甲子春二月，迎驾南海子，乘马惊坠伤右臂。”^⑤ 后经蒙古医治疗而得愈。孔继涑诗注中既言“初谒公时，方臂断新愈”，因知孔继涑拜谒张照在乾隆九年（1744），当时十九岁。

（二）张应田与孔德荣的婚姻情况

关于张照子张应田与衍圣公孔广荣长女孔德荣婚配之事，张照孙张鑑在《皇清诰封宜人晋封恭人显妣孔太恭人行述》中，明确述及系张照父亲张彙向孔家提亲，为张应田订下这门婚事：

太恭人至圣孔子七十一代女孙，外大父世袭衍圣公讳广荣，外大母何太夫人。太恭人生十五年而孤，事外大母以孝。曾大父封尚书，公闻其贤，为先府君委禽焉。^⑥

张应田妻孔德荣生于雍正八年（1730）十月，小张应田两岁。乾隆八年（1743）正月孔广荣去世时，孔德荣虚岁十四岁，与张彙记“太恭人生十五年而孤”的时间略有误差。张彙“闻其贤，为先府君委禽焉”，应该在乾隆八年（1743）之后。需要指出的是，孔广荣的夫人孔德荣母亲何太夫人，名何庆霄，为礼部右侍郎何国宗次女。何国宗与张照同朝为官，曾向张照请教笔法。^⑦ 张照与何国宗二人的密切关系，对后来何庆霄将女儿许给张应田，自然有相应的影响。

乾隆十年（1745），张照闻父亲张彙病逝南归，舟行宿迁峒崕而卒。张照的去世，对张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乾隆十五年（1750）张应田与孔德荣的婚礼，也在曲阜举行。^⑧ 婚后的孔德荣在张家表现得十

①[清]张照：《女应芝圻志铭》，《玉虹楼法帖·玉虹楼法帖》卷十一，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

②[清]梁同书：《频罗庵遗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5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0页。

③[清]孔继涑：《原聘张淑女哀辞》，《玉虹楼法帖·隐默斋帖》卷八。

④[清]孔继涑：《玉虹楼遗稿》，《中国古籍珍本丛刊·孔子博物馆卷》第21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第482页。

⑤《云间张氏族谱》，清同治甲戌重辑，蔬香别墅藏本。

⑥《云间张氏族谱》。

⑦梁燾：《评书帖》云：“董公其昌传执笔法于其邑沈公荃，荃传王公鸿绪，鸿绪传张公照，照传何公国宗，……。一日，同何公坐狱中，何公叩至再三乃告，仍属勿泄。出狱何公遍语人……。”梁燾《评书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574页。

⑧《皇清诰封宜人晋封恭人显妣孔太恭人行述》记曰：“十五年前府君就婚曲阜，五月于归。”《云间张氏族谱》。

分贤淑，对于已经去世公婆，“每以不及奉侍舅姑为恨。岁时祭祀，必极丰洁。”同时与张应田“相敬如宾”，因婚后长时间无子，能够主动劝张应田“置簪室以广似续”，延续张家香火，对张应田继室所生两个儿子则“抚爱有加，无异己出。”在张照小女儿张无垢出嫁时，“为之筹备奁具，纤悉不遗。”^①

乾隆二十五年（1760）孔德荣三十一岁时，生子张钧。张钧幼而聪慧，可惜十岁时“竟以痘殇”。虽然孔德荣得子晚且早殇，其本人却享高寿。嘉庆二十二年（1817），孔德荣以八十八岁高寿去世。其夫张应田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病卒于湖南衡永郴桂道任上，早孔德荣逝四十五年。

二、张照传孔继涑笔法及为孔毓圻遗集书序

（一）张照传孔继涑笔法

孔继涑《玉虹楼遗稿》有《题张文敏公墨迹后》诗，于张照书法给予高度评价，并对自己从张照学习笔法情况，进行了明晰的记述：

精研八法仰天才，神趣纵横笔妙该。展卷曲江风度远，苏黄名自御题来（公病时，御赐诗以解之，有临池应涩苏黄手之句）。评鹭香光品未差，珍希法宝勒天家（上云：张照书远胜明董其昌，《钦定天瓶斋法帖》跋有法宝之语）。廿年私淑渐趋步，已恨云烟过眼花。悬臂中锋幸得师，拈毫曾许疾书之（初谒公时，方臂短新愈。已能作大字，举手加额以示）。何期提命方殷藹，海语都成永诀词。^②

孔继涑“悬臂中锋幸得师”，显然指张照亲传其笔法。关于张照“悬臂法”，孔继涑曾言：“张文敏学书法先悬臂画圆圈，三个月待得圈子打得圆净纯熟，则用笔自然遒劲，圆转裕如。下笔作字，自无扁锋，但画圆字总不得参以指运。”^③

关于“悬臂法”细节及实践体会，《孔葭谷临钟王小楷卷》款识题识有述曰：“作字不悬臂，一世不得佳，能悬臂则出笔自然不俗。晋宋间人潇洒古淡正得此法也，然非无间断，虽学已成功不能精熟。前人有谓腕不贴案即得虚圆，不在悬之太高，此迁就之说耳。余学之几卅廿，旋学旋辍，迄于无成，正以不能无断续之故。要之不能悬臂作蝇头书，则三分大字虽能悬，不佳。不能三分则五六分者，不佳。推而至于寸许，皆是一理。又往往冬月衣皮绵服，时悬臂极熟，一到夏月衣单则虚悬无薄，皆未为成直。须赤身写得真楷，方为得法。行草通灵，犹未为是也。功夫至此以后乃可用力学字。癸巳中伏，挥汗作书课，葭古继涑。”对于孔继涑的观点，邵松年于《孔葭谷临钟王小楷卷》后跋曰：“先生此段议论确为得之天瓶。天瓶于临《舞鹤赋》后略示其意，先生于此直宣其秘，以见学书之法。”^④直指孔继涑得张照笔法。

邵松年外，清人姚鼐、梁同书亦论孔继涑得张照笔法：

幼而才雋。衍圣公为聘华亭张尚书照女，女殇而君遂习于张氏。尚书以书名天下，君得其笔法，书概埒之。^⑤

幼聘娄县张文敏公照女。文敏书名海内，君能得其笔法，时以小司寇目之，求书者纸堆几案若束笋。中年进而学苏黄学米，晚更学欧虞颜。^⑥

张照为董其昌笔法的嫡系传人。^⑦孔继涑既得张照“悬臂法”传授，承续张照笔法，其亦为继沈荃、王鸿绪、张照之后，成为董其昌笔法传人。

①《云间张氏族谱》。

②[清]孔继涑：《玉虹楼遗稿》，第481-482页。

③[清]孔继涑：《论书随笔》，《玉虹楼法帖·隐默斋帖》卷八。

④[清]邵松年：《古缘萃录》卷十五，《续修四库全书》第108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63页。

⑤[清]姚鼐：《惜抱轩全集》卷十三《孔信夫墓志铭并序》，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145页。

⑥[清]梁同书：《频罗庵遗集》，第130页。

⑦关于张照承续董其昌笔法相关问题，详见梁驥：《沈荃、王鸿绪、张照对董其昌笔法传承考》，《中国书法》2019年第6期，第102-106页。

孔继涑向张照学习书法述次已详，然其面谒张照并从其学书具体时间亦可探究。

孔继涑少时于书法所知不多，亦未专攻。与张应芝定亲时，张照赠以董其昌《董其昌临大仙帖》和端硯，但孔继涑“时方小，未识其妙。”随年龄增长，孔继涑始读好书画，“遂从文敏游，得少承指画。”^①孔继涑于其《论书随笔》又记曰：“余于二十岁学张书，及游京师，往往得见唐宋元明真迹，方晓古人拙笔之妙。拙多于巧，方是大家风范，从取丰姿终非上乘。”^②孔继涑记二十岁学张照书法，当为误记。若依孔继涑所记二十岁学张照书法，则张照当在乾隆十年（1745）传孔继涑笔法。检张照行状，乾隆九年十二月三日，张照病卒，张照丁忧回籍。乾隆十年正月十九日，张照逝于宿迁峒嵒舟中。因之，乾隆十年，孔继涑无从张照学书的可能。孔继涑“悬臂中锋幸得师”，得张照亲传笔法的时间当在乾隆九年（1744），即前述孔继涑十九岁第一次见张照的时间。所遗憾者，孔继涑“从文敏游”仅一年时间。然所欣喜者，孔继涑终承续了张照的衣钵。

孔继涑学张照书法而能深入其精神，在时人均推誉张照时，却又能不从于时论，有自己独到的认知：

近时多宗尚张文敏，辄奉为本朝第一，品居董香光之上。文敏自谓一生学董未到，故有“未到此中真实位，争知施女有东西”之句。余即从张入门，奉为严师者，却不敢存崇尚太过之见。本朝名书虽多，尚未见独自成家者。^③

作为张照笔法的承续者，尤其二人还有着翁婿关系，孔继涑能提出“不敢存崇尚太过之见”，殊能不与入同，亦可见其认知高度。

（二）张照书序孔毓圻《恭愨公兰堂遗稿》

孔毓圻（1657—1723），字钟在，又字翊宸，号兰堂。山东曲阜人。孔子第六十七代嫡长孙，康熙六年（1667）袭封衍圣公。好诗文，工擘窠大字，善墨兰，得元人赵孟頫之旨。乾隆九年（1744），孔毓圻去世二十一年后，孔继汾、孔继涑搜集其祖父衍圣公孔毓圻诗成《恭愨公兰堂遗稿》，并请张照、陈邦彦书序。

张照小孔毓圻三十四岁，以张孔两家姻亲关系看，张照属于晚辈。二人是否认识或有交往，颇值得钩沉。

张照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四月，“入直内廷。自此至壬寅夏秋，皆从先皇滦河。”^④从康熙五十四年（1715）入直内廷，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康熙帝驾崩，张照一直侍从康熙往热河避暑。很显然，张照作为侍从之臣，八年间一直在康熙身边。若康熙五十四年（1715）以后，孔毓圻来京觐见，张照便有和孔毓圻相识及交往的可能。

检《清实录》，康熙五十五年（1716）三月，孔毓圻来京觐见康熙，朝廷于三月十六日，“宴衍圣公孔毓圻于礼部。”^⑤又，雍正元年，雍正帝以“追念先师德泽，崇封五代王爵”，孔毓圻来京谢恩，不意在十一月间因病去世。^⑥孔毓圻处“阙里之堂，东山泗水之胜，天下所仰望。”其“入都朝觐，而彤弓湛露，恩礼有加，如是者五十余年。退而与在朝公卿游。公神采焕发，见者莫不倾倒。往来赠答无虚时，至于海内知名士靡不争相出其门下。”^⑦“见者莫不倾倒”的人物中，张照亦应与焉。张照与孔毓圻的交往，虽不徵于文献。但作为王九龄的外孙，高士奇的孙女婿，以书法擅名的张照，遇到亦工擘窠大书，擅兰草的孔毓圻，亦能够

①[清]张照：《天瓶斋书画题跋》，第864页。

②[清]孔继涑：《论书随笔》，《玉虹楼法帖·隐默斋帖》卷八。

③[清]孔继涑：《谷园论画随笔》，林志钧《林志钧〈帖考〉手稿》，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39页。

④[清]张照：《天瓶斋书画题跋》，第857页。

⑤《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二六七，《清实录》（第6册），第625页。

⑥雍正元年（1723）十一月乙未，“谕内阁：衍圣公孔毓圻袭爵多年，克守成法，敬慎素著。因朕追念先师德泽，崇封五代王爵。谢恩来京，不期患病溘逝。朕心深为轸悼，遣大臣赐奠茶酒。”载《清实录·世宗实录》卷一三，《清实录》（第七册），第237页。

⑦[清]张照：《恭愨公兰堂遗稿序》，孔毓圻《恭愨公兰堂遗稿》，清乾隆九年（1744）刻本。

以直南书房身份的便利，与孔毓圻结识并交往。

三、孔继涑辑《天瓶斋书画题跋》，并搜集张照书迹刻石成帖

（一）孔继涑辑《天瓶斋书画题跋》

张照七世孙张宗祐于《天瓶斋书画题跋》卷尾有识曰：“七世祖文敏公《天瓶斋书画题跋》二卷，曲阜孔氏刊本世已罕见，族祖温和公重刊，宗祐敬谨珍藏。近闻杜诗庭先生藏有晦堂公补辑题跋一册，亟欲一观，倩封丈庸庵为介得以假归，乃刊本所遗温和公所未见者也。”^① 张宗祐所言“曲阜孔氏刊本”，即由孔继涑所刊，是《天瓶斋书画题跋》最早版本。之后经过张照从孙张祥和等人第次补充，方成今日规模。

关于张照书画题跋资料，孔继涑是从所见张照书迹“有批尾者必录之别纸”，但“顾于见闻，所获无几。”至“壬辰，赴礼闈试，谒嵯使沈钦伯先生于都门。先生与涑有同嗜，出所录合之，遂得哀然成册。……且文敏著作等身，身后率皆散佚，则是区区者尤吉光片羽不可不亟传也，爰付之剞劂氏以公同好。倘海内鉴赏家出其篋衍，俾得赓续以终之，则更幸甚。乾隆癸巳冬十月，子婿孔继涑拜跋。”^② 孔继涑所刊《天瓶斋书画题跋》，系综合自己及沈枏所藏张照书画题跋资料所成。沈枏为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工书法。其舅父蒋迪甫为张照好友，藏张照书迹颇夥。沈枏在舅父家“遗篋中见此册，始爱之。继游舅氏园亭，见其题榜，并示观各手迹都识于心。及予庚午计偕北上，而文敏下世阅有年矣。都门师友所藏文敏墨迹予无不假观，合前后所见不下数十余种，其有跋语者悉录副本藏弃之。……昨春予再入京师，晤曲阜孔君葭谷。……复以题跋见询，因即其家旧本，而以予向所录者附益之。”^③

沈枏跋《天瓶斋书画题跋》署“癸巳秋七月，南沙后学沈枏书。”孔继涑跋《天瓶斋书画题跋》署“乾隆癸巳冬十月，子婿孔继涑拜跋。”因知二人合辑《天瓶斋书画题跋》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天瓶斋书画题跋》刊成时间亦当在此时。今人探究张照书学观念，及相关清前期书学文献，多赖此书，其重要如此。

（二）孔继涑搜集张照书迹刻石成帖

孔继涑刊《天瓶斋书画题跋》外，更搜集张照书迹刻石成帖。张照去世后不久，孔继涑就开始了对张照书迹的搜集和刻石：

既而文敏下世，妙迹永绝。涑家无只字莫可临摹，遂从戚友之弃藏者假观，观必假归勒石以为永式。^④

于张照书迹，孔继涑广泛搜集，见则“勒石以为永式”。甚至将乾隆《钦定天瓶斋法帖》中一些作品移刻。通过比堪《玉虹楼法帖》《御制天瓶斋法帖》张照书迹，《玉虹楼法帖》中《张照书九符》等二十六件作品移刻自《钦定天瓶斋法帖》。^⑤《钦定天瓶斋法帖》刻成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故《玉虹楼法帖》中移刻于《钦定天瓶斋法帖》的张照书迹，系乾隆二十二年（1757）后所刊。

沈枏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与孔继涑在京师相识，其有记云：“葭谷为文敏婿，盖亲见其悬臂作楷而得其真传者，文敏遗迹，葭谷既广为搜罗钩勒上石。”^⑥ 前后联系，孔继涑在乾隆十年（1745）去世后，至

①[清]张照：《天瓶斋书画题跋》，第873页。

②[清]张照：《天瓶斋书画题跋》，第864-865页。

③[清]张照：《天瓶斋书画题跋》，第864页。

④[清]张照：《天瓶斋书画题跋》，第864页。

⑤《玉虹楼法帖》移刻自《钦定天瓶斋法帖》二十六件作品，凡《张照书九符》《张照书御制拟九歌十二章》《张照书御制七律四首》《张照书御制指佞草赋》《张照临王羲之〈七十帖〉〈邛竹杖帖〉〈朱处仁帖〉三帖》《张照临王羲之〈破羌帖〉》《张照临王羲之〈摧寇帖〉〈冠军帖〉》《张照临柳公权〈兰亭诗〉》《张照临褚遂良〈枯树赋〉》《张照临苏轼王晋卿烟江叠嶂图帖》《张照临苏轼诗帖》《张照临苏轼〈鱼枕冠颂帖〉》《张照临苏轼〈与祖印禅师帖〉》《张照临黄庭坚〈崇德姨母帖〉》《张照临米芾〈始兴公帖〉》《张照临米芾〈天衣禅师碑〉》《张照临米芾〈好事家帖〉》《张照临〈赵孟頫归去来兮辞〉》《张照临赵孟頫〈天冠山诗帖〉》《张照临〈董其昌书苏轼开元寺画壁诗〉》《张照临〈董其昌后赤壁赋帖〉》《张照临〈董其昌摹苏轼书真一酒歌〉》《张照书〈幽风七月篇〉》《张照〈题蒋廷锡杂花诗六首〉》《张照书虞美人花诗》《张照书楼鑰耕图诗》。

⑥[清]张照：《天瓶斋书画题跋》，第864页。

乾隆三十七年(1772)前后,广泛搜集张照书迹陆续刊石。

孔继涑搜求张照书法摹勒,积久而成《玉虹帖》十六卷、《瀛海仙班帖》十卷、《临中兴颂帖》二卷、《张文敏小楷》一卷、《张文敏书诗》一卷,凡一百一十件作品,皆辑入《玉虹楼法帖》。此一百一十件作品大概可分为三类:其一,为张照书御制诗或敕作诗作品九件;其二,为张照临古作品七十八件;其三,为张照书其他佛经、古诗文、自作文、手札、题跋等作品二十三件。

张照书法由孔继涑铭石于曲阜玉虹楼,虽历经朝代更迭、战乱,其书迹却得以完整保存,规模之大,水平之高,摹刻之精,全国仅此而已。这对后人研究张照的书法,无疑有巨大意义。仅以帖中张照临古作品而论,七十八件临作中,概有临钟繇三件,临王羲之十件,临王献之二件,临欧阳询三件,临颜真卿四件,临柳公权二件,临杨凝式二件,临苏轼十一件,临黄庭坚二件,临米芾十一件,临赵孟頫七件,临董其昌八件。临庾亮、王僧虔、《万岁通天帖》、唐人草书、褚遂良、孙过庭、薛稷、顾恺之《女史箴图》书、徐浩、裴耀卿、锺少京、怀素、王晋卿、朱熹等书帖各一件。由张照临摹古代书家作品数量,可知其取法古人之广博。孔氏刻张照书帖价值,于斯可见。

张照书迹刻石藏于曲阜孔庙,对张照书法的传播无疑也起到了推动作用。近人沙孟海孔继涑所刻张照帖云:“张照的《玉虹鉴真》,不能不说它是近代数一数二的法帖,虽然比不上《拟山园》,但总比《筠清馆》(吴荣光)好些。”^①沙孟海以张照《玉虹鉴真帖》比之于王铎《拟山园帖》,虽言不及,然亦能知张照其书其帖在清代的整体影响力,此亦可证孔继涑刻张照书迹成帖的影响。

四、从张孔姻亲视角看乾隆对两家后人的关注

(一)乾隆诏孔继涑以张照体书和御制元韵

张照家族的名望和影响固不及衍圣公家族,但以其于清雍正朝、乾隆朝深得两代帝王信任与倚重,官居刑部尚书高位的身份,对衍圣公家族亦自有其助益。

乾隆特重张照书法,二人书法交往绵密。乾隆十年(1745)张照去世,自乾隆十一年(1746)乾隆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录自作《雪诗》有怀与张照唱和句,^②直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乾隆跋张照题《绘事罗珍·唐岱仿各家山水》册,^③于张照书迹多有题跋。更于《怀张照》赞张照书法云:“书有米之雄,而无米之畧。复有董之整,而无董之弱。羲之后一人,舍照谁能若。”^④于张照书迹爱重如此。

乾隆四十九年(1784)二月十日,乾隆皇帝巡幸阙里,据《清实录》所记,二月十日,乾隆“谒少昊陵”后,“至曲阜谒先师庙”,“遣官祭启圣林及颜子、曾子、子思、孟子祠。”十一日,乾隆“诣先师庙,行释奠礼。”复“诣孔林酌酒”,“诣元圣周公庙行礼”。^⑤在“大礼庆成”之后,乾隆召见了孔继涑,并敕其以张照字体作书。孔继涑《甲辰二月,驾幸阙里,大礼庆成。召赴军机处用张照字体作书敬和御制元韵恭纪》诗记此事颇详:

庙林丹雘与分葭,为仰青旂贵鲁乡。九拜隆仪钧乐奏,五云睿藻玉音长。颂来文绮从斋服,捧下精醪出尚方。兄弟并蒙天语问,尤惭臣职愧杨常。

世渥鸿施敢不葭,养亲未仕伏鄆乡。再输棘战年垂暮(己丑壬辰两上春官被黜),七觐枫宸泽自长(蒙

^①沙孟海:《沙孟海论文书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年,第47页。

^②乾隆跋《快雪时晴帖》有“却忆澄海禁水部”句,下注曰:“癸亥冬,澄海楼与张照、梁诗正联句,凡字涉水部者概不许用。”载《石渠宝笈》,《四库全书》(第8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45页。

^③乾隆题《绘事罗珍·唐岱仿各家山水》云:“此册向贮香山,爱照词翰超逸,来必阅赏。此诗庚青蒸通用,乃末句怪韵,闕入十五删。五十余年,始知其误,可发一噱。癸丑清和,御识。”载《石渠宝笈三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074册,第684页。

^④张照去世后,乾隆题跋张照书画情况,梁驥在《“羲之后一人”——乾隆对张照书迹的题跋》中有详细论述。待刊。

^⑤《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一九八,《清实录》第24册,第27页。

赐二缀三宴五)。昔侍经筵叨典礼(戊辰幸鲁经筵敬充讲官),今书圣制运圆方(上云张照书体方而笔圆),小臣何幸蒙天顾,永励操觚守旧常。

卅年悬臂墨池薮,未敢因斯望帝乡。已愧姓名邀睿听,何堪波磔献微长。思深不厌观三幅(敬书二幅进呈,奉旨易书又进。得旨:酷似张照,留览发懋勤殿),志壮非忘在四方。为报称惟遵孝治,旨甘定省识之常。^①

孔继涑“昔侍经筵叨典礼”诗下自注“戊辰幸鲁经筵敬充讲官”事,《清实录》亦载。乾隆十三年(1748)二月己卯(二十五日),“上诣诗礼堂。命举人孔继汾进讲中庸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节,贡生孔继涑进讲周易临卦象辞……。”^②孔继汾、孔继涑为乾隆进讲系孔府所定,衍圣公孔昭焕自然将二人身份情况上奏乾隆,孔继涑与张照关系,亦必为乾隆所知。当时孔继涑进讲周易临卦象辞,未及书法。“今书圣制运圆方”句有自注云:“上云张照书体方而笔圆”,显然系乾隆于孔继涑之间对话的描述。而孔继涑“敬书二幅进呈,奉旨易书又进。得旨:酷似张照,留览发懋勤殿”,则直言乾隆对孔继涑书迹的认可。结合诗题可知,乾隆在看到孔继涑进呈的两件作品后,命孔继涑再以张照字体作书进呈。乾隆对孔继涑书法的认可,重要原因是其书“酷似张照。”

孔继涑奉敕以张照字体作书事,清人记孔氏书者,多言及此,可见影响之广:

高庙南巡,临书以进,上熟视曰:“好像张照。”^③

甲辰礼成,上于中水行宫命君仿张书以进。奉旨:好像张照。留览发懋勤殿。^④

值上东巡,于中水行宫召使作书。及进,上称善。^⑤

乾隆甲辰仲春,高宗纯皇帝幸阙里,敕孔继涑依张照体作字。^⑥

乾隆敕孔继涑以张照体作书,可视为以张照得此殊荣。此荣耀不独属于孔继涑,亦属于衍圣公家族。张照虽已去世三十九年,然仍能延福于孔继涑,亦可见两家姻亲关系的影响。

(二)孔德荣命张鑑进京谢恩及乾隆对孔德荣的垂问

乾隆四十七年(1782),张照之孙张鑑进京,向乾隆呈进张照《梅花画筵》。乾隆御题《张照梅花画筵》云:“华亭入志沛新纶,来谢兼呈手迹真。日下却思谈往事,云间那可阙斯人。筵书士孝要之道,帧咏梅花逸以神。鉴也毋忘助家学,昌乎只恐怯前邻。张照之孙鉴来谢恩,呈进其祖墨迹,赐之帛并题是什。壬寅孟秋,山庄御笔。”^⑦

乾隆诗中“华亭入志沛新纶”,指出张照收入《大清一统志》事。乾隆四十七年(1782)正月,乾隆阅《大清一统志》,见志中松江人物只载王頊龄、王鸿绪等人,未收录张照,认为“纂办一统志,竟将伊姓氏里居概从删削,殊属非是。”乾隆清楚《大清一统志》不收张照事迹,是因为其“从前办理贵州苗疆曾经获罪,又其狱中所题白云亭诗,语意感愤。”但无论如何,张照“文采风流,实不愧其乡贤董其昌。即董其昌亦岂竟纯全之正人君子哉!使竟不登志乘,传示艺林,致一代文人学士,不数十年竟归泯没,可乎?”进而明确提出:“是朕之待张照,始终成全。原不以一眚之微,终使摈弃,可谓极儒臣之荣遇。即将来国史中,亦当令载笔之臣,将伊事迹详晰编入。何此时纂办一统志,转佚其名耶?总之,张照虽不得谓醇儒,而其资学明敏,书法精工,实为海内所共推重。瑕瑜不掩,公论自在。所有此次进呈之一统志,即将张照管秩出处事迹一并载入。”^⑧因乾隆谕张照入《大清一统志》,方有张鑑进京,持《张照梅花画筵》呈进乾隆,以为

①[清]孔继涑:《玉虹楼遗稿》,第490-492页。

②《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三二,《清实录》第13册,第51页。

③《辽海丛书·皇清书史》卷二十三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沈阳:辽海出版社,2009年,第1712页。

④[清]梁同书:《频罗庵遗集》,第130页。

⑤[清]姚鼐《惜抱轩全集》,第145页。

⑥[清]张廷济:《清仪阁题跋》,《中国书画全书》第11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年,第737页。

⑦《张照梅花画筵》,《钦定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第1072册,第257页。

⑧《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一一四九,《清实录》(第23册),第405-406页。

谢恩。

张鑑进京谢恩，是由其母亲孔德荣直接促成。《皇清诰封宜人晋封恭人显妣孔太恭人行述》记曰：“又明年壬寅，先大父蒙特恩载入《大清一统志》。太恭人寄书回，命不孝赴京谢恩。又蒙召至军机处传旨垂问，复命大学士臣梁国治敬书御制七律一章以赐。奎章璀璨，恭捧出都。顺省太恭人于曲阜，遂侍旋里。”^① 乾隆三十七年（1772），张应田病卒湖南衡永郴桂道任上，此后孔德荣长时间居住在曲阜。因有孔德荣在曲阜将朝廷所颁《大清一统志》寄至松江，并命张鑑进京谢恩。此时孔德荣的弟弟孔昭焕已袭封衍圣公。孔德荣所寄《大清一统志》，当为朝廷颁赐孔府者。

作为孔子第七十一代女孙，孔德荣曾“三次朝太后”，“蒙恩召见，垂问极详。”有“珍珠翠花荷包之赐”，及“命赐珍珠翠花二枝彩缯二端。宪皇后亲摘冠上所御绒花以赐，尤异数也”^②。多次得到皇后召见的孔德荣，更命其子张鑑数次在乾隆南巡时，往驻跸处觐见：

明年春，恭遇纯皇帝五次南巡，太恭人命不孝趋诣行在所，蒙恩召问：尔母在家抑在曲阜？臣鉴以臣母在家对，天颜甚蔼。

四十九年春，恭遇纯皇帝六次南巡，太恭人又命不孝恭诣行在所，蒙恩召见，垂问臣母年齿，温纶稠叠，糜踵难酬。^③

得到帝王的召见，自为家族荣耀。作为张照之孙，张鑑能够在乾隆南巡时觐见皇帝，有乾隆顾念旧臣的因素。而乾隆在两次召见张鑑时均垂问孔德荣的情况可知，张鑑获乾隆召见，亦有孔德荣作为圣裔身份的因素。衍圣公孔氏家族与张照家族的姻亲关系，在张照逝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护了张照家族的影响。

Research on the Affinity Between Zhang Zhao Family and Family of Confucius's Descendants as well as the Calligraphy-Related Affairs

LIANG Ji

(School of Fine Arts,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Huaian 223001, China)

Abstract: Zhang Yingzhi, Zhang Zhao's daughter, married Kong Jisu, Confucius's 69th generation grandson. Zhang Yingtian, Zhang Zhao's son, married Kong Derong, Confucius's 71th granddaughter, forming affinity between two families. Kong Jisu kept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Zhang Family although Zhang Yingzhi died young after marriage. He learned calligraphy from Zhang Zhao and asked Zhang Zhao to write foreword for the collection of Kong Yuqi, his grandfather. He collected Zhang Zhao's calligraphy works and Zhang Zhao's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as a Tianpingzhai Calligraphy & Painting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Collection. His collection of Zhang Zhao's calligraph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his fame. The two family's affinity had also got the attentions of Emperor Qianlong and the Empress. The emperor visited the family and asked Kong Jisu to write in Zhang Zhao's style. Kong Derong, Zhang Yingtian's wife had appeared before the Empress Dowager three times. Emperor Qianlong asked about the recent wellbeing of Kong Kerong when he met with Zhang Jian. These are the influence upon their descendants brought upon by their affinity.

Key words: Zhang Zhao, Confucius's descendant, affinity; calligraphy, Qianlong

[责任编辑 山阳]

①《云间张氏族谱》。

②《云间张氏族谱》。

③《云间张氏族谱》。